



# 除夕的老味

王跃斌

我小时候，年年除夕都是最快乐的日子，最忙碌的日子。

那天吃过早饭，全家人就开始忙碌过年。父母忙碌的是午后大餐，我们兄妹忙碌的则是贴春联、竖灯笼杆、贴年画，燃放鞭炮。

那些年的春联，无论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还是求人写来的，内容都比较单一，又以毛主席诗句为多。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等。当然，也有些春联是自己编写的，既喜庆吉祥，又满足了意愿。

我们家的春联，都由我张罗来贴。那是因为我从小喜欢读古书，知道春联的正反，而且，如果遇到写家，我还会编写些春联。

春联贴过之后，我们兄妹就开始糊灯笼杆。灯笼杆是一棵小白桦树。糊灯笼杆的时候，我们将小树斜放上木栅栏，根部留在菜园，树头横在甬道，这样便于朝树枝上贴纸花。纸花都剪成梅花状，一朵朵贴在树枝后，树枝便灿出一树梅花，红红亮亮，在白雪的映衬之下，益发显得鲜艳生动。

花枝糊好之后，我们再分两组，一组留在甬道上，支撑花枝，免得被栅栏挂坏；一组站在菜园里，一点点挪动树杆，将它立直，最后捆绑在栅栏桩上。如此，一个灯笼杆就竖起来了，高高的，红红的，像簇野花，招摇在空中，每有风过，还会哗啦啦的响，又像是团燃烧着的红火。

那些年，每逢腊月，新华书店都会挂起一张年画，从柜台里，到柜台外，一排排，一面面，遮满了墙壁。那些年的画上，都标有号码。买年画的人，看准年画，只需到售货员那里，说出选中的号码，售货员就会按照号码，翻出你想要的那张年画。

那些年的年画，内容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品种有上百之多，以供各种文化层次、各种欣赏品味的人挑选。

我选年画，偏向历史故事、戏曲故事，或者是神话传说，如《回荆州》，如《西厢记》，如《群英会》，如《盗仙草》，如《槐荫结合》，如《打渔杀家》，如《梵王宫》，如《火焰驹》，如《回杯记》，如《三打祝家庄》，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

年画贴好之后，父母的大餐也准备就绪了，饭桌上罗列着大盘大碗，色彩缤纷，香气扑鼻，回锅肉、梳子肉、溜肉段、溜肝尖、焖肘子、焖鲤鱼，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传统菜肴应有尽有，足足有十几道，甚至二十几道。父亲是做菜高手，会做很多南北大菜，而且做啥啥香。

大餐过后，父母又去忙碌辞旧迎新的饺子，我们兄妹则一边游戏，玩棋，玩扑克，说笑，一边品尝花生、瓜子和糖果，说说笑笑，喜气洋洋。那些年，花生和瓜子都由粮店供应，像粮食一样，每逢春节前，粮店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每家每户，都要领回每人的半斤花生、半斤瓜子。糖果一般都是糖球、糖块，倘若能吃上水果糖，或者是大虾酥，简直就是小皇帝的待遇。

天黑过后，我和哥哥提着灯笼，开始找各自的伙伴，走东家，串西家，跑前院，喊后院，将平时要好的小伙伴，都找出来，然后走出大院，满街满巷的乱走乱跑。这时，城里的大街小巷，都串联起了灯笼队伍，有的远些，有的近些，像一条条小红龙，曲曲折折地流动，偶尔还会听到阵阵笑声。

玩灯笼时间长了，大秧歌又上了街。锣鼓声就像集结号，招呼我们去追逐大秧歌。

那些年，大秧歌的队伍多，秧歌品种也多，有耍龙灯的，有舞狮子的，有摆旱船的，有踩高跷的，也有挑花蓝的，也有推花车的，也有唱二人转的，也有扮演各种角色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青蛇，白蛇，应有尽有，就像个流动的大戏台。我们就跟着这些戏台转，从这个戏台，到那个戏台，哪

里红火往哪里跑，哪里人多往哪里钻，一跟跟到秧歌全部消失，再悻悻回家。

回到家时候，也到了吃年夜饭的时辰。我们立即抛弃失落，又欢欢喜喜，开始燃放鞭炮。燃放鞭炮时，我们先放成捆的鞭炮，将三千响、五千响，甚至是上万响的鞭炮捆，展开铺在甬道上，再由哥哥点燃，我和妹妹则躲在屋门里，观看鞭炮响成一条火龙，满面惊喜，又惊心动魄。

成团的鞭炮放过后，妹妹们都回到屋里去了，我和哥哥则开始燃放拆散的爆竹，一个个点燃，再一个个扔出去。这时节，城里的爆竹声已经响成了江海，一波接着一波，一片接着一片，火光接着火光，雷声连着雷声，要怎么红火，怎么红火；要怎么响亮，有怎么响亮。

除夕最开心的时候，是吃年夜饭。全家人围着饭桌，边吃饺子，边议论着秧歌队伍，哪家的扭得带劲，哪家的服装鲜艳，哪家的品种齐全，往往就争论到面红耳赤。当然，不管如何争论，手中的筷子都不会空闲，总往肚大的饺子上盯，意图得到馅里的硬币，五分，或者一角。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钱，现在掉到地上都不想捡，但在当年，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后来，我读裕容龄的《清宫琐记》，里边也有吃除夕饺子的记载。她说她为了吃到馅里的硬币，一直撑到迈不动步，最终如愿以偿，受到了慈禧的夸奖，却也受到了姐姐德龄的揶揄，说她就差撑破了肚皮。由此看来，除夕饺子里包钱币，也是古已有之，一脉相传，还将继续传承下去。

饺子吃过之后，我们开始磕头，给父母磕头，给父母拜年，分领父亲给的压岁钱，然后再玩棋，再玩扑克，再欢欢喜喜，困得前仰后合，呵欠连连，也不肯睡觉，不知不觉，窗户透出了浅浅的白光。

新的春天开始了。



## 记忆里的年味

王国玲

有妈妈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爸爸坐在火炕上笑盈盈的目光  
兄弟姐妹们带着大黄狗  
在院子里燃放爆竹烟花的欢呼雀跃。

回眸，年华里的记忆  
年的味道成了时光里的温柔  
旺旺的柴火燃烧着铁锅  
翻滚的肉汤里，藏着  
孩子们馋涎欲滴的模样  
口中衔着筷子，眉头弯成月  
一菜子的饭菜转眼被吃个精光。

穿着妈妈缝制的花棉袄  
是新年里最美的记忆  
看着一朵朵素雅的花儿  
似乎自己也成了花  
童年的年味在诗笺里波墨  
笔尖萦绕的温馨  
一点一点触摸着灵魂的羽翼  
涂抹着岁月光影下的几许温婉。

记忆里的年味  
随着新年的临近  
一圈圈地、慢慢扩散着  
舌尖上  
留存依旧的儿时年味  
脑海里  
放映依然的父母微笑  
原来寻找的过年味道  
不是儿时童真，老屋的气息  
不是嘴巴里的佳肴  
也不是让人澎湃的压岁钱  
熟烂于心的  
是父母慈爱的笑容  
不觉得热泪两行

### 新春抒怀

罗裳

一场雪是新春的礼花  
漫天的灿烂  
把无边的夜色照亮

大红灯笼高挂  
辉映团聚画面  
欢歌笑语将冬日的严寒驱赶

不知疲倦的风还在奔跑  
越过万水千山  
似乎急于接回春天的第一朵花

洞悉时光秘密的树，静静地  
伫立在街道的两旁  
生怕惊动，身体里埋头赶路的新绿

四面八方的祝福  
次第叩响手机  
仿佛一只只鸽子，飞进心里

这温暖，像阳光涌入窗口  
像春风拂动河流  
让我看到了新年里最美好的愿景

[双调·沽美酒带太平令]

### 寄语壬寅

石智仁

时光过隙匆，新春凝情浓，多变风云交岁终。人呼乐融，事相安喜相送。[带]牛渐去灾消疫控，虎跑来雪尽春荣；民直须苦甘与共，国自可炎凉笑弄。避凶，起龙，凌风，天晴处任赏堪颂。

### 爆竹响了 (中国画)

曾宪富 作

### 龙腾虎跃

葛再红 书

### 迎新赋

傅御夫

时光流转又一年，新桃总把旧符换。疫传平添三分愁，梅开骤显十里艳。雀唱枝头声声脆，日照人间缕缕暖。请君且听迎春曲，抖擞精神更向前。

### 和傅兄《迎新赋》

史升吉

百感交集又一年，人生不过星汉间。来路漫漫前路短，岁月匆匆去不还。晨钟暮鼓当珍摄，春华秋实尚登攀。老态龙钟雄心在，不舍虚度谋新篇。

### 守岁

王树琛

守岁荧屏歌舞喧，全球华裔喜翻天。

巴黎唱起爱国曲，罗马奏出盛世篇。

童稚收包除旧月，老人发礼贺新年。

更新儿女战金虎，雨顺风调捍大钱。

### 向阳林

本版编辑 冯超  
电子邮箱: ycrbfc@163.com  
刊头设计: 王大力

## 腊月·年

孙林甫

随着街巷的天空不时有稀落的爆竹炸响，渐渐意识到，腊月来了，年已近了。脑海中忆起儿时腊月和年的事儿……

“一入腊月心如煎，掰指翻历数天天。突然一声爆竹响，忽地坐起喊过年。”盼年是那时的孩子们普遍心里，为啥呢？因为有好吃的、好玩的，就这么简单。小伙伴们相互问“还有几天过年呢？”“说不准，还有二十多天呢！”“回家问问妈就知道了！”妈说，“一边儿去，天天问！”扫兴后热情不减，搬个小凳垫到脚下翻看挂在墙上的日历。尔后扳着手指算筹。

腊月里的孩子像打了鸡血样地亢奋，连走路都与平常不一样，跳哒跳哒，一蹦老高，睡梦中也念着年，忽地坐起喊“过年了，过年了！”惹得妈妈

瞋怪地说，“这孩子，盼年盼疯了！”

孩子期盼过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新衣服穿。腊月中，妈妈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孩子们添置一件新衣服，可说好笑，做起来就难了。那时一家之主的爸爸挣的钱少，而孩子多，多的七八个，少的也三四个，都做显然不可能。再者说还限量，有足够的布票才行。可难坏了妈妈，左掂量右琢磨方才下定决心：可两头，丢中间，尽女孩，弃男孩！大的和小的及女孩高兴了，中间的和男孩喊嘴了，埋怨妈妈偏心，甚至以不吃饭反抗。妈妈没啥好法子，连哄带吓，上街买来几包染料，把大的穿剩下的补巴补巴，染巴染巴给没能穿上新衣的孩子穿上。孩子尽管心里一百个别扭，也只得拧着鼻子怏怏地穿上了。

杀年猪当是腊月里或说过年的重头戏：腊月二十四五，不亚于过年的氛围就开始氤氲，爸说“赶紧去把你王叔的杀猪的家什取来！”“嗯呐”孩子的应答比平时快百倍，须臾，就把家什从邻家会杀猪的叔叔大爷们的家什搬到了自家。“再去劈点柴火！”“——哎，”孩子们乐颠颠地应着，借助雪的反光，嘁哩咔嚓地干起来，没有一点含糊。妈妈从缸里捞出十多棵酸菜切成丝儿，烩酸菜时用。一切准备好了，专等师傅到来。师傅终于来了，嘴里的小烟儿灵活地从嘴角来回串动，脸上充满了自信。随着一阵手忙脚乱的阵势和猪的嚎叫，在师傅庖丁解牛般的动作下，一切都结束了。火在锅底旺盛地烧着，香气也随之从大锅里飘出，孩子们的嘴巴和喉咙反应敏感，

有所表现。终于要开饭了，妈说，“赶快把菜给你婶子大娘家送去！”嘴上应着，脚下颠儿着，眨眼间就送出了十几碗烩酸菜。

有人说，年味是腊月里跑街跑出来的，闹哄出来的，想来真有些道理，不跑不闹，一切都依靠网购和少量的采买，何以营造过年的氛围啊？那时不一样，无论大人孩子，都以跑街为乐：大人办大事儿，今天上街买点儿粮油，明天上街扯块儿花布，忙叨叨，喜滋滋。孩子们办小事儿，一会儿上街去买挂小鞭儿，一会儿又去买点儿冻梨冻柿子，喘吁吁，乐颠颠。大红灯笼杆树起来了，对子也请人写好了，杨柳青的年画也买来了，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浓。

一切准备就绪，终于，伴着愈发密集的爆竹响，年来了。